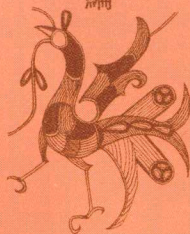


乾嘉名家別集叢刊

張寅彭 ● 主編



鄭 幸 點校

王曇詩文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乾嘉名家別集叢刊

張寅彭 ● 主編



鄭幸點校

王曇詩文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晏詩文集/(清)王晏著;鄭幸點校.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乾嘉名家別集叢刊)

ISBN 978-7-02-008975-8

I. ①王… II. ①王…②鄭… III. ①古典集歌—詩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18395 號

責任編輯 周絢隆

裝幀設計 柳 泉

責任印製 李 博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408 千字

開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張 16.375 插頁 2

印 數 1—3000

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08975-8

定 價 65.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乾嘉名家別集叢刊總序

張寅彭

歷史概而言之，就是由時間貫穿起來的人和事件。文學則是用凝聚和刻畫的特有方式來呈現歷史的一種形式。而對於歷史也好文學也好，感受和認識反過來又需要時間。例如唐代文學的價值，就是在當代人和宋明以後人持續的感受中被認識的；宋代文學的特徵，也是在當代人和明清以後人的贊成與反對中逐漸被廓清的。明清文學的被認知歷程自然應該也是如此。惟距今時間尚不遠（尤其是清代文學），故對其面貌和性質的認識，目前仍還處在探究的過程之中，尚未達成如同唐宋文學那樣的共識程度。當然，如從根本上來說，對於文學和歷史的體認，又總是不可能窮盡的，永無停止的那一刻。

此次編纂『乾嘉名家別集叢刊』，就是嘗試認識清代文學特徵的一次新的努力。

清代文學由於距今較近，較多地受到諸如晚清以來所謂『新學』的影響（二），以及西式生活方式流行等現實因素的干擾，一直並非正常地處於主流研究及普遍閱讀的邊緣。在諸種體例中，小說、戲曲等或以俗文學之故，尚能稍受優待，詩、文等正統樣式則最為新派人士所排擊，如『桐城派』、『同光體』

〔二〕民國以來學者多視清代學術為高峰，文學為小丘。其論最典型和影響最大者，莫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其有云：『清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價值極大，清代文藝美術在中國文藝史美術史上價值極微，此吾所敢昌言也。』

等文、詩派別，多被置於負面的地位，誤會至今未能盡去。直至近三十年，對於清代詩文的正面研究，方才漸次開展。

如再就詩、文之體進一步細究之，則清初和晚清兩個時期之作，以能反映家國變故、社會動盪的緣故，其遇又稍優；惟中葉乾隆、嘉慶兩朝，或又以『國家幸』之故，作為文學時期反而最受漠視，詩、文作家能被新派文學觀詮釋的，可謂寥若晨星。故今欲研究有清一代之詩文，宜其從世人相對較為陌生的乾嘉時期入手乎？

乾隆朝歷六十年，嘉慶朝歷二十五年，前後凡八十五年，約占全部清代歷史的三分之一。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盛世。此後歐西文明長驅直入，中華文明遂不復純粹矣〔二〕。作為文學創作的外在生成環境，這一『傳統盛世殿軍』的特殊性質，使得乾嘉時期文學最後一次從內容趣味到技法形式仍然整體地保持着傳統樣色，其內在所有的發展變化，都仍屬固有範疇內部之事。而在這一點上，詩、文以其正統性，較之其他體例顯示得尤為典型。這個最大的時代社會性質最終投射予文學的影響，不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無疑都是最值得關注的。它使乾嘉詩文而不是此後的道咸同光文學，平添上文學史最近一塊『化石』的意義。

另一個方面，與此義形同悖論的是：事實上國家的幸與不幸，對文學的好壞又並不具有決定的意義。文學寫作是個人之事，文學作品的價值最終取決於作者個人。詩人的至情至性，無論『幸』與

〔二〕此用余英時之說。見其《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等文。

『不幸』，才更關乎作品的成敗。而國家的盛衰與否，反而是退居其次的因素。在現實層面上，國家幸，詩人也可以不幸；而詩人又可能將現實的『不幸』，轉換超越為文學的『幸』，這才是永恆的。這也可以解釋堪稱中國文學最上品之一的《紅樓夢》何以產生於此一盛世時期的事實。本時期袁枚、汪中、黃景仁等詩家文家的現象，莫不如是。縱覽全清一代詩史，前期的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禛，以及後期的龔自珍、鄭珍、陳三立，也莫不如是〔二〕。

這一個末期盛世的詩、文作品數量和作者數量，如以迄今容量仍為最大且最具一代整體之觀的詩文總集《晚晴簃詩匯》和《清文匯》為據，作者即已達一千七百餘家之多，詩七千六百餘首，文近二千篇〔三〕，比例占到四分之一以上。而實際的總數目，按照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的著錄，乾隆朝詩文家達四千二百餘人，詩文集近五千種；嘉慶朝詩文家一千三百八十餘人，詩文集近一千五百種。這是目前最為確切的統計了〔四〕。這個龐大的數量表明其時詩文寫作風氣

〔二〕 蔣寅曾提出一個清代最傑出詩人的十人名單：錢謙益、吳偉業、施閏章、屈大均、王士禛、袁枚、趙翼、黃景仁、黎簡、龔自珍（見其《清代文學的特徵、分期及歷史地位》一文，載其《清代文學論稿》）。余則稍有不同：前期牧齋、梅村、漁洋外，中期隨園、鐸石齋、兩當軒，晚期定庵、巢經巢，末期散原、海藏，亦為十人。說詳另文。

〔三〕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約從卷七十至卷一一二為乾隆時期，錄詩人一千二百餘家，卷一一三至卷一二九為嘉慶時期，錄詩人五百五十餘家。此據正文統計，原目人數標示有誤。又沈粹芬等輯《清文匯》，乙集七十卷錄乾嘉兩朝作者四百八十餘家，文一千九百六十餘篇，今以作者詩、文往往兼善，故不重複統計。

〔四〕 參見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二〇〇一年北京古籍出版社）。

的普及，應該是不在話下的〔二〕。

普及之餘方有精彩多樣可期。此時論詩有『格調』、『性靈』、『肌理』諸說並起，論文有桐城派創為『義理、考據、辭章』之說，駢文亦重起文、筆之爭，一時蔚為大觀。更有一奇文《乾嘉詩壇點將錄》，將並世近一百五十位詩人月旦論次，分別短長重輕，結為一體，雖語似遊戲，然差可抵作一部當代詩的史綱。此文今署舒位作，實乃其與陳文述等多人討論之作也〔三〕。凡此皆屬未及染上道光以後新習之見識，宜成為現代閱讀及研究的基礎。

本叢書第一輯所選各家，驗之《點將錄》，如畢沅為『玉麒麟盧俊義』，錢載為『智多星吳用』，王昶為『入雲龍公孫勝』，法式善為『神機軍師朱武』，彭兆蓀為『金槍手徐寧』，楊芳燦為『撲天雕李應』，孫原湘為『病尉遲孫立』，王曇為『黑旋風李逵』，郭麐為『浪子燕青』，王文治為『病關索楊雄』，皆為天罡或地煞首座，惟王又曾未入榜，則又可見此文或亦不無疏失矣。

上述十餘位，加上此前已為今人整理者如袁枚（及時雨宋江）、蔣士銓（大刀手關勝）、趙翼（霹靂火秦明）等所謂『三大家』，以及黃景仁（行者武松）、洪亮吉（和尚魯智深）、舒位（沒羽箭張清）、張問陶（青面獸楊志）等人，庶幾形成一規模，可為今日閱讀研究乾嘉詩文者提供一批基本的文獻。而為避免重複出版，袁枚等遂不再闖入，非未之及也。

〔二〕袁枚《隨園詩話》十六卷，錄詩人近二千家，對當年作詩普及的現象，更有直接的記載。

〔三〕詳見拙文《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與晚清民國舊體詩壇》。

整理標準則以點校為主。底本擇善而從，如彭兆蓀《小膜觴館集》取有注本等。無善本者則重編之，如畢沅有詩集無文集，其文則須重輯之；王文治亦無文集，今取其《快雨堂題跋》代之；王曇集別本甚夥，此次不僅諸本互勘，且考訂編年，斟酌補入，彙為一本；諸如此類。同一家之詩、文集，視其篇幅，或合刊，或分刊。各家並附以年譜、評論等資料，用便研讀者參看。其他校勘細則，依各集情形而定，分別弁於各集卷首。

乾嘉時期，詩文名家眾多，至於第二輯的繼續整理出版，則請俟來日。

作於上海大學清氏詩文研究中心

前言

王曇，後改名良士，字仲瞿，號瓶山，又號秋涇生。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其人才華橫溢，性情尚奇，然經歷坎坷，一生鬱鬱不得志。至所爲詩文，則縱橫揮灑，奇氣鬱勃，既繼承了『性靈』詩派重情率性的特點，又能自出機杼，別創一格。時人法式善曾作《三君詠》，將其與舒位、孫原湘并稱舉，可說較爲允當地點出了其在乾嘉詩壇上的地位。

一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仲瞿出生於秀水杉青。其家與後來官至戶部尚書的王際華同族，而外祖金夏峰先生亦爲乾隆朝進士，故家境當屬優良。仲瞿在這種良好的家族環境中成長，四歲就能識千字，讀書則過目不忘，顯得聰穎過人，時有神童之目。少年時興趣廣泛，於經史文章之外，還喜歡騎射、遊俠等武事。龔自珍曾提及，仲瞿少年時曾跟隨蒙古喇嘛學習掌中雷法（龔自珍《定盦全集·續集》卷四《王仲瞿墓表銘》），其愛好之奇，可見一斑。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十九歲的仲瞿來到紹興，讀書於外祖父紹郡學舍之中，次年前往北京補國子監生。赴京途中，與金兆燕、羅聘等文壇老輩結識。及抵京，寓族祖王際華發祥坊舊宅。王際華曾受

命總裁《四庫全書》，故府中書籍甚多。仲瞿來居後，幾杜門不出，潛心研讀四庫典籍，如是者數年，遂於兵、農、禮、樂、天官、河渠，旁及百家藝術之書，無不精通。其時舒位也於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從廣西入京，後娶仲瞿姨母金氏，兩家往來漸密。至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仲瞿返浙。後數年中，則常偕三五好友往來於嘉興、蘇州、杭州、紹興等地，詩酒文會，無日不歡。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曾入江寧知府李堯棟幕，寓居金陵有日。時與袁枚、吳錫麒、唐仁埴等人游，所作詩文，曾得袁枚稱許。

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秋，仲瞿中浙江鄉試第十八名。所作闌墨，同年梁章鉅稱有『傲兀之概』，一時膾炙人口，婢女亦能誦之。此後兩與會試，皆薦而不中，意不自聊，幾欲改行爲醫。人以其喜談兵，薦入軍幕中，遂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隨軍赴河北、吉林一帶，遠至長白山。後因岳翁去世而倉促南歸，攜家室居於蘇州。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仲瞿遭受了人生中最最大的一場變故。是年，清仁宗親政，和坤下獄，政局大變。仲瞿鄉試座主吳省欽因與和坤交好，懼累及自身，故思以微罪避禍。恰逢白蓮教事起，省欽遂上疏薦士數人，其中於仲瞿則稱能作氣按掌，可辟易多人。仁宗見疏，斥爲不經之言，遂罷省欽之官。時雖未罪及仲瞿，而仲瞿終以是受累。自此場屋中相戒不錄其文，凡揣測某卷似仲瞿文字者，必不中。仲瞿文風奇麗，極易識別，又不肯稍稍貶損，見者輒能辨之。後雖改名良士，而不錄如故。自嘉慶四年至二十二年，凡七與會試，皆名落孫山。期間家道亦逐漸中落，生計日窘，雖遠求幕穀於山東、陝西一帶，而仍經常陷入窮困潦倒、祈求資助的境況。這種仕途、生活上的不如意，使得仲瞿的性格顯得愈加狂放怪僻。龔自珍曾描述其晚年生活云：『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

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逡巡引去，其二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龔自珍《定盦全集·續集》卷四《王仲瞿墓表銘》）這段描述雖略顯誇張，卻形象地說明了仲瞿與衆不同的怪僻性格。

而在這往返應試、客幕他鄉的十餘年中，除了與姨丈舒位頻繁往來之外，仲瞿又陸續結交了孫原湘、席世昌、宋翔鳳、法式善、趙翼、龔自珍、陳文述、趙懷玉、唐仲冕、潘奕雋等人，往來倡和，在文壇上逐漸有了一定影響。嘉慶八年（一八〇三），法式善推仲瞿、舒位、孫原湘爲『三君』，與此前袁枚、蔣士銓、趙翼這『乾隆三家』相呼應，使得一時人皆知仲瞿之文名。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十一月，仲瞿走訪龔自珍於滬上，留居其叔父署中一月，與署中鈕樹玉、何元錫等人相與討論學問不輟。旋還杭州，於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八月初一日卒於杭州西馬塍之紅柏山莊，年五十八歲。龔自珍爲助其葬。仲瞿初娶嘉興朱樨香，復納側室錢曉。朱氏早卒，仲瞿乃於乾隆五十九年入贅山陰金氏。金氏名禮羸，字雲門，號五雲。精繪事，工界畫人物，近劉松年、趙千里、仇實父諸家。亦能詩，有《秋紅丈室遺詩》。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先卒，年三十六。子一，錢出，名人樹，小名善才，亦穎秀能詩。

二

關於仲瞿詩歌的特點，清人宋咸熙《耐冷譚》有『全爲自己寫照』的評價。此語雖係針對仲瞿《落

花詩》而發，卻頗能切中肯綮。故則杰師《清詩史》亦稱仲瞿詩歌『以感慨個人身世爲重要主題』，可謂定評。當然確切地說，以此來評價仲瞿中年以後詩作似更爲妥貼。在嘉慶四年吳省欽案之前，仲瞿的生活總體而言還是比較如意的。後遭省欽案打擊，又於仕宦一途屢受挫折，人生才逐漸陷入低谷。在此之前，仲瞿尚有少量早期詩作，呈現出與中後期詩作不同的面貌。

仲瞿早期詩作主要保存在鈔本《煙霞萬古樓詩錄》卷一之中，其中不少未見於通行刻本。這部分詩作以描寫日常生活爲主，如《秋涇夜櫂行》、《南湖船》等作，語調閒適，辭風清麗，表現了作者安嫻的生活狀態。此外尚有不少懷古、詠史之作，如《登鐵甕城》、《讀後漢書畢并題黨錮傳後》、《讀宋史》等，正體現了詩人『恃才放縱，議論俶詭』的特點（語見郭麐《靈芬館續詩話》卷六）。值得一提的是，卷一最後有未見於刻本的《隨園》組詩八首，對袁枚的創作、性情、地位、影響都作了非常中肯的評價。如其四『結集自知傳世易，忌才人要殺公難。中年名大官場熱，老去山游世路寬』，其五『聖於詩處是聰明，成就詩流好性情。開卷文章驚濶大，與人言語近和平』，其六『呼朋助寂難禁雜，諛墓多金不厭誣』等語，越數百年而觀之，真覺此乃定評。從詩意推斷，其時袁枚當仍在世。仲瞿在袁枚生前作此等暢快評語，則其人之眼光與性情，亦可略見一斑。由此觀之，仲瞿之被稱有『性靈』之風，亦不誣矣。

至屢蹟於科場之後，仲瞿詩中自憐自怨之情便逐漸濃厚起來。如著名的《落花詩》四首，以落花自比，唱出『殺花聲裏坐消磨』、『如此飄零怨也遲』的感傷之調。這種感傷到了稍後的《住穀城之明日謹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弦致祭於西楚霸王之墓》中，更是化爲滿腔悲憤。詩共三首，尤以第一首最爲後人稱道。詩云：『江東餘子老王郎，來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擊，嗟渠身首竟天亡。誰刪

本紀翻遷史，誤讀兵書負項梁。留部瓠蘆漢書在，英雄成敗太淒涼。」此詩名曰哭項羽，實爲傷自身，且這種沉慟哀涼之感，竟表現得如此強烈。最後一句「英雄成敗太淒涼」，更憤怒卻又無奈地道出了個人在面對現實和命運巨大支配力量時的無力。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至此可謂發揮到了極致。詩作於仲瞿四十三歲赴京會試途中，面對即將到來的科試，竟毫無希望之辭，這種痛苦也可謂是深入骨髓了。

個人實際的不公，當然是仲瞿詩中悲憤之情的原因，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因爲仲瞿是一個感情極其豐富，對人生的苦和樂有着極其強烈的感受和體會的人。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就是集中有大量關愛與同情女性的作品。無論是悼念亡妻的《鶴市詩四十二首於虎丘之盈盈一水樓作》，還是爲古代女性翻案、祭悼的《隋蕭愔后哀文》、《遼懿德蕭后哀文》，都表露了仲瞿的多情和敏感。而他個性中狂放不羈的成份，則使他在感情受挫後，容易以一種尖銳和抵觸的姿態來面對這個世界。然而令人傷感的是，這樣一種姿態，無力顛覆傳統價值標準加在他身上的束縛。儘管仲瞿不時流露出對朝廷、仕宦的失望和厭倦，卻仍然無法擺脫內心對功名的渴望，以至一生沉淪於科場仕途。一方面，舊的價值體系、晉升渠道尚未崩潰；另一方面，隨着政治的腐敗，這種體系能給予普通文人的空間又越來越狹窄。這種矛盾和痛苦，實在是一種無解的絕望。與仲瞿同時的黃景仁、舒位，都遭受着同樣的痛苦。因此，他們詩中所極力表達的，實是對這個時代的悲憤之音，只是或許他們并不自知而已。

除了強烈的身世之感外，仲瞿詩歌最大的特點當屬「奇」。陳文述稱「君詩奇於雪車冰柱之劉叉」（《頤道堂詩選》卷十五《哭王仲瞿》），又稱其「所爲詩文不循恒蹊，海內識與不識，皆曰奇才」（《頤道

堂文鈔》卷八《王仲瞿墓誌》，正是將仲瞿詩文的特點定位在「奇」上。舒位在《乾嘉詩壇點將錄》中將其比作「黑旋風李逵」，認為其詩「牛而鐵，風則黑，突如其來，學萬人敵」，他所強調的，也正是仲瞿詩作奇崛剛勇的特點。此外如孫原湘、龔自珍、錢泳等一千好友，無不視仲瞿為詩界奇才。這種「奇」，一方面得益於仲瞿的多才多藝、博聞廣識，另一方面也源於惡劣的環境遭際，使其心中不平之氣無從消解，最終化為筆下奇詭怪譎的文字。而好騎射、喜遊俠的性格特點，又為這種「奇」平添了幾許粗豪之氣，有時甚至會滑落到粗疏的境地中去。

值得一提的是，仲瞿詩文中「奇」的特質，也是他自覺追求的結果。其《煙霞萬古樓結集自序》中曾廣引前人之語，如「文豈有常體，丈夫何至因循寄人籬下」、「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等，以此來表明自己對文學創作的態度，即當絕去依傍、別創一格。而其最終的表現形式，則是仲瞿式的「奇」。這種創作態度，很明顯受到了袁枚的影響。仲瞿早年曾游於袁枚門下，而「性靈」詩論中強調真性情、反對因循守舊的特質，不僅與仲瞿本人天性頗合，也進一步影響了他的創作觀念。從這個角度看，後人將仲瞿視為「性靈」派餘緒，是不無道理的。當然仲瞿繼承的是「性靈」之神，而非其貌。他那奇崛怪肆的創作風格，與袁枚信手拈來般的巧妙靈動，表面上看來還是相去甚遠，骨子裏卻是一樣的自抒情性、別具一格。

仲瞿生前嘗有散體、駢體文各六卷，但散體未見傳世。事實上，其更為時人稱道的也是駢體文。龔自珍稱其文能「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孫原湘則稱「其文章可以凌駕百代，牢籠萬物」，仲瞿自己亦屢次提及所作闡墨得時人傳誦不已，以至於吳仰賢《小匏庵詩話》有「生平文勝於詩」的評價。按仲瞿之文現存六卷四十餘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卷一、卷二的廟碑文與哀文，其中包括稱名於時的

《穀城西楚霸王墓碑》，寶光肅即有『二千餘年以來無此手筆』的評語。在這些文章中，仲瞿將自己的身世之感、歷史之思有機融合到四六之體中去，使文章格局開闊、氣韻沉博。而仲瞿尚奇的審美傾向，加上駢文特有的格調形式，又使文章呈現出氣勢奇雄、聲韻流麗的特點。故孫原湘稱其文『瑰偉環麗，忽莊忽騷，若正論，若游戲，由其才大氣盛，噴薄而出』（《天真閣集》卷四十一《王仲瞿煙霞萬古樓集序》），確爲知己之論。

仲瞿一生著述甚富，範圍涉及經、史、子、集各個領域，可謂多才多藝。據其《虎丘山窈室志》一文記載，所作除前及詩歌、駢文之外，尚有《西夏書》、《讀竺貫華》、《鴻範五事官人書》、《歷代神史》、《居今稽古之錄》、《隨園金石考》、《繙帛集》、《魚龍鬬傳奇》、《遼蕭皇后十香傳奇》各若干卷；錢泳《煙霞萬古樓文集序》又補充《經解》三卷、《史論》三卷、《傳家六法》一卷、《歸農樂傳奇》九齣、《玉鉤洞天傳奇》四十八齣、《萬花緣傳奇》四十八齣。此外，其在書畫方面亦頗有造詣，舒位即曾贊曰『大有法』（《瓶水齋詩集》卷十一《與仲瞿論畫十五首并示雲門》）。然而遺憾的是，這些作品均未能流傳後世；即便是詩文，也只是保存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三

據錢泳序文記載，仲瞿詩文原稿共四十四卷，包括『散體六卷、四六文六卷、本集十六卷、外集十六卷』。今刊刻行世的，僅有《煙霞萬古樓文集》六卷、《煙霞萬古樓詩選》二卷、《煙霞萬古樓詩殘稿》一

卷以及《仲瞿詩錄》一卷。此外尚有數種以鈔本形式流傳的詩集，可作補遺。

《煙霞萬古樓文集》六卷最早刊行於仲瞿生前，亦即嘉慶二十一年十月仲瞿自刻本，今已難覓蹤跡。錢泳曾於道光十八年夏獲得此本書版，爲之增刻并作序（此本上海圖書館有藏，以下簡稱錢本）。後陳文述於道光二十年，再次增刻，補其缺佚，并作序道其顛末。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所用底本，即陳文述增刻之本（此本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有藏，以下簡稱陳本）。此外，文集的主要版本尚有光緒元年據錢本重刊的伍紹棠《粵雅堂叢書》本、光緒間張鳴珂據陳本重刊的巾箱本。刻本之外，上海圖書館尚有一鈔本頗具參考價值。此本篇目較陳本尚多出三篇，且補足了錢本、陳本均殘缺的《爲師禹門刺史送琴師張燮堂道士入東磊山序》，顯然另有所據。又《文集》云有稿本六卷，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然經筆者目驗，實爲鈔本，且較刻本晚出。

仲瞿詩集原有至少十餘卷，現存各本收詩數量不一，然均非全帙。諸本中，刊行最早的爲《煙霞萬古樓詩選》二卷，係陳文述子婦汪端所選，初刊於道光二十年秋。此本今已罕見，筆者亦未能寓目。後上海徐渭仁於咸豐元年前後重刻此本，收入《春暉堂叢書》中。後又由伍紹棠重刊，同《仲瞿詩錄》（詳下）、《煙霞萬古樓文集》一起收入《粵雅堂叢書》。此外，上海圖書館尚藏有《煙霞萬古樓詩選》鈔本一種，係葉恭綽之父葉佩含手鈔之本。此本個別詩篇內容與刻本小異，如卷一《桃花菴詩》即較刻本多出兩首，似別有所據。

較《煙霞萬古樓詩選》更爲重要且稀見的，當屬咸豐元年張鳴珂所鈔《煙霞萬古樓詩錄》六卷本（今藏南京圖書館）。此本係據張氏之婿嚴少春所藏《煙霞萬古樓未刻詩》十餘卷所選鈔，存詩五百四

十餘首，是現存諸本中保存詩歌數量最多的。集中包含了《煙霞萬古樓詩選》的所有詩作，可知當同出一源。然因從未刊行，研究者多未寓目，故在論及仲瞿詩歌時，皆未徵引利用。筆者借此番整理之機，將此六卷鈔本悉數錄出，相信此集對全面瞭解仲瞿之生平、創作，定能有一定的助益。

在上述二種詩集之外，尚有三種輯佚之集。一是《仲瞿詩錄》一卷，係徐渭仁從舒位、陳文述等人作品中輯佚所得，於咸豐元年與《煙霞萬古樓詩選》重刻本同時刊行，收入《春暉堂叢書》中。此外尚有伍紹棠《粵雅堂叢書》本。二是《煙霞萬古樓殘稿》一卷，係張鳴珂於光緒二十六年據范雯茁所藏仲瞿手稿一冊刊行，後又有民國二年有正書局鉛印本。此集收錄仲瞿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間的早期作品，大部分爲其他各本所未見，殊爲難得。三是嘉興市圖書館所藏《煙霞萬古樓詩佚稿》鈔本一卷。據卷末陸祖穀跋語，可知係陸氏據仲瞿舊戚嚴氏原鈔本過錄之副本（原鈔本今已佚）。按所謂『嚴氏』，疑即張鳴珂曾提及的『嚴少春』，姑存疑俟考。集中所錄仲瞿詩作或未見於刻本，或與刻本有文字出入，頗具校勘價值。

此外，筆者又於他書中輯得仲瞿佚作若干，作爲附錄附於集後。另編有《王曇年譜簡編》、《王曇資料簡編》等一并附於集後，以供讀者參考。

本書在整理過程中，曾得上海圖書館梁穎先生、復旦大學圖書館王亮先生、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華蕾女士指點版本問題，同時也得到了南京圖書館、嘉興圖書館工作人員的熱情協助，在此致以真誠的謝意。筆者學養有限，才力疏淺，謬誤疏漏，必所難免。希海內外方家學者，予以匡助爲感。